

新周刊

NEW WEEKLY

《新周刊》杂志社 选编

《新周刊》
2017
年度佳作

和生命里的美好 击掌相笑

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致

古典范儿

越读越性感·唐诗里有五万种活法

见信如晤·人民需要老戏骨
从此，我爱的人都像你·人人都爱小姐姐

漓江出版社



和生命里的美好
击掌相笑



新周刊

NEW WEEKLY

《新周刊》杂志社 选编

◆ 浦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新周刊》2017 年度佳作 · 和生命里的美好击掌相笑 /《新周刊》杂志社选编 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407-8411-9

I . ①新… II . ①新… III . ①文摘—中国—丛刊 IV . ① C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3683 号

《新周刊》2017 年度佳作 · 和生命里的美好击掌相笑

选 编 者 《新周刊》杂志社

责 任 编 辑 杨 静

助 理 编 辑 谷 磊

装 帧 设 计 石绍康

责 任 监 印 周 萍

出 版 人 刘迪才

出 版 发 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 编 541002

发 行 电 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1026
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2186

电子邮箱 ljcb@163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.cn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×960 1/16

印 张 21

字 数 235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8411-9

定 价 55.00 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1 古典范儿

- 5 潮流易逝，而古典永存
9 止庵：和时间里不灭的东西击掌相笑
17 李健：有生活才有诗意
21 张岂之：像石匠和拓荒人乐此不疲
25 田艺苗：小心那些“正确”但无趣的琴声
28 彭敏：诗歌会改变你对命运的看法
32 九大伪古典行为批判
36 古典范儿养成指南
42 别看了节目就摁着孩子背古诗
47 什么样的古典范儿最迷人

51 越读越性感

- 54 阅读是生命的化妆
58 性感阅读 22 法则
61 用阅读重新定义性感
64 金士杰：一位老王子的阅读历程
69 柳岩：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骨头和肉
71 华少：把深夜时间还给阅读



- 76 | 蒋方舟：阅读与写作都是一个人的冒险
80 | 白岩松：我的研究生，一个月读三本书，没商量

87 生如唐诗

- 90 | 唐诗里有五万种活法
93 | 新版唐诗阅读手册
98 | 谈“诗”，更应谈“唐”
103 | 现代人读唐诗要破除三种迷信
107 | 一张地图，一群诗人，一部唐代生活史
111 | 重走“一带一路”，发现边塞诗里的荷尔蒙
115 | 唐代人教给我们的好生活
118 | 阿加莎：我常常假装自己是成功作家

127 见信如晤——云中谁寄锦书来

- 130 | 写信的人，是这个时代最后的贵族
135 | 肖恩·亚瑟：让我们在书信中彼此深爱
140 | 读一封信，就是读一段历史、一面人性
145 | 20 万件名人信札里的秘闻逸事

151 人民需要老戏骨

- 155 | 一个小鲜肉要走过多少路，才能成为老戏骨？
158 | 十大鲜肉型老戏骨
162 | 十大戏骨型小鲜肉
166 | 张志坚：低调而沉默的“野心家”
170 | 张凯丽：演戏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
174 | 吴刚：演员要摸着心脏去工作
177 | 许亚军：如今爱演内心戏

- 179 周梅森：我始终是一位“在场”的作家
184 李路：和会演戏的艺术家合作是一种快乐
189 鲜肉易得，戏骨难当
194 你好，请来一打“业界良心”
196 “小戏骨”：在大戏里演活了成人世界

- 203 **小姐姐传**
206 人人都爱小姐姐
211 港星邱淑贞：直男票选的最美小姐姐
215 舞者王亚彬：茧子、淤青、色斑成了身体的包浆
217 游戏主播石悦：选游戏就是选世界观
220 李银河：很多女人都想当男人
223 小姐姐前传
228 小姐姐的自我修养
230 我的妈妈是超人
235 中国女性角色百年变迁史
240 龚琳娜：妈妈心安，孩子才会平安

- 245 **从此，我爱的人都像你**
248 初恋是选择性遗忘的幻觉
250 沙溢 & 胡可：爱是不善言辞却照亮彼此
257 陈晓夏 & 王晨岑：生死考验让两颗心靠得更近
264 心理咨询师梁朝晖：过度的依附出于自私，和爱无关

- 267 **哪座城市值得歌唱？**
270 有故事的城市更值得歌唱
274 李皖：一把吉他一张嘴，这就是民谣！

- 281 城市文艺鄙视链
284 邵夷贝：不爱唱城市，爱唱城里人
288 马𬱖：我越来越回避“民谣”这个词了
291 低苦艾：调子一起，你就知道，这是兰州
293 郝云：人人心中都有一个“大理”
296 城市越硬，民谣越软

299 加拿大之魅

- 302 来，让加拿大教会你如何生活
306 加拿大辞典
312 乘风破浪，去原始森林观熊
314 我欲骑鲸遁沧海
317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加拿大
322 怡人温哥华，全世界最宜居的地方
324 加拿大让全球美食团结起来



新周刊
NEW WEEKLY

2017 年度佳作

古典范儿



银色最爱——劳伦斯·阿尔玛—塔德玛 (Lawrence Alma-Tadema)

一种精神，一种审美，一种生活

突然，我们和古典频频遭遇。

青春版《红楼梦》、诗词大会、玄幻古装片、各种西游影视片劈面而来，热度不断。

但我们在古典面前频频尴尬。

古装影视剧只剩权谋、宫斗、爱情，美术、造型混乱大拼盘，天雷滚滚。

诗词大会被批“没有创作，只是死记硬背”。

其实，真正的古典范儿不需再次流行，因为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它从未远离。那些从小背诵的古诗词一直潜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。

与古诗里的意境总在某时某刻电光火石般相通。

王小波说：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当拥有诗意的世界。

生命力的延长，不是靠延年益寿，而在于以学识和思想连接古今，打通中外。

古典范儿不是背诗，不是汉服，不是一种行为艺术；

而是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都能自信笃定地过自己选择的生活，有“一种稳定的情趣与文化涵养”。

古典范儿不是衰朽，不是古板，不是禁欲，不是死气沉沉；

而是不为外物所役，按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行走，为自己，而不是朋友圈让生活讲究而有序。

古典范儿不是做派，不是标榜，不是人来疯；

而是古今之人情感相通，肉身死去而精神永存，是“历久而弥新”，是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，是从容，是干净，是清明，是有趣，是典雅，是节制，是条理，是秩序，是自由，是中西贯通，是精神开阔，是大山大河。

诗歌不一定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但诗歌会改变一个人对命运的看法。
我们改变不了时间，但潮流易逝，而风格永存。
没有一种风格比古典更为稳定。
古典范儿，如同人类文明夜空中的恒星。

潮流易逝，而古典永存

文 / 邓娟

歌德说，“凡是美的，即是古典的”。古典范儿不需要再次流行，因为它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里从未沉寂。喜欢的人自然喜欢，相逢的人总会相逢。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与古典精神款曲相通。

里尔克说，星辰都是一团旧火，而更新的火焰在熄灭。同样的意思，用时装大师伊夫·圣罗兰的话来表达，那就是“潮流易逝，而风格永存”。

没有一种风格比古典更为稳定，如同人类文明夜空中的恒星，哪怕在讲究眼球效应的喧嚣时代，也不时被推出来成为话题。

潮水总在击打礁石。最近，两桩以“古典”之名的事件，在社交媒体引发了争议——

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二季火了武亦姝，或者说，这个女孩让口味善变的观众关注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。微博网友纷纷热捧：武亦姝满足了现代人对古代才女的所有想象。也有学者两手一摊：少年人，背个诗词算什么本事。

号称“225年出版史上最优质版本”的“青春版《红楼梦》”，推出主题曲《戏台》。“押着韵作着词，最后沦落成婊子”“千金散尽就能睡”，据说歌词唱的是秦可卿，旨在表达人生如戏。知乎上有人质疑：全无古典之意，毫无灵魂之歌，也敢和《红楼梦》扯上关系。

一切突如其来的狂热都是叶公好龙。多少热闹，多少营销，披古典的皮，唱自己的戏。

真正的古典范儿不需要再次流行，因为，在足够长的时间跨度里，它从未沉寂。

“真正的古典精神是富有朝气的、快乐的、天真的、活生生的，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由自在，像清冽的空气一般新鲜。”

在标榜“前卫”和“后现代”的人那里，仿佛用古典范儿形容一个人，就等同“缺乏活力”的委婉批评，扑面而来衰朽之气。

这种误解属于望文生义。1694 年的《法兰西学院大字典》（第一版）对“古典”的定义是“一个被称许的在他的本行内为权威的古作家”，但在 1835 年的修正版中调整为“任何成为模范的作品都是古典的”。

古典即经典，所以歌德说，“凡是美的，即是古典的”，“古典艺术是理想的符合本质的表现，是美的高度达到金瓯无缺的情况，没有什么比它更美，将来也不会有”。

古典范儿在精神上是开阔的。它不唯东方，也不唯古希腊、古罗马——事实上，最出类拔萃的古典主义者，往往中西贯通。于古典文学和音乐皆有心得的傅雷就认为，希腊精神所爱好的健康、自然、活泼、安闲、恬静、清明、典雅、中庸、条理、秩序，具有孔子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的一切属性，后世追求古典精神最成功的艺术家如拉斐尔、莫扎特，达到的也是这些境界。

傅雷说，将古典精神误解为古板、严厉的人，实际是中了宗教与礼教、禁欲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毒。“真正的古典精神是富有朝气的、快乐的、天真的、活生生的，像行云流水一般自由自在，像清冽的空气一般新鲜。”

古典范儿的趣味有丰富的层次。一个非古典范儿的人可能也会掉掉书袋，引用“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”显摆“人生四大喜”。但一个古典范儿的读书人，却能够提炼出“清溪浅水行舟、微雨竹窗夜话、雨后登楼看山、隔江山寺闻钟、月下东邻吹箫、接客不着衣冠、抚琴听者知音”等“赏心乐事”十六件，这个人，叫苏东坡。古典范儿，可以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也可以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

古典范儿的鲜活，无法生搬硬套、照本宣科。西子捧心是古典范儿，但东施效颦不是；曲有误、周郎顾是古典范儿，但欲得周郎顾、时时误拂弦不是。台湾作家张大春跨界为周华健“水浒三部曲”的填词，并不刻意用冷僻字，甚至还称得上通俗易懂，却又“字字从古典走来”。其中一首唱浪子燕青，张大春设计了李师师自怜“不及那一身花绣，贴着身儿，伴君四海逍遥游”的意象。张大

春说，他还联想到日本极道女子身旁的壮汉，也是一身花绣，却没人用过这个比喻，“所以这个意象就会非常鲜活”。文学经验与天赋灵感，是今天泛滥成灾、拼凑辞藻、似是而非的“中国风”所无法山寨的。

外在范儿来自内在素养，正如冯唐所说：“周树人的文字，凌厉如青铜器；周作人的文字，内敛如定窑瓷器。他们用功的地方不是如皮肉的文字本身，而是皮肉下面的骨头、心肝、脑浆。”

动人的不是苦难，而是在苦难之中仍然闪光的爱、美和悲悯。

古典范儿有充沛的精神世界，这世界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、管他春夏与秋冬，而是大隐隐于市，在尘埃中能开出花朵——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。

《巨流河》是一部伤痛史，作者齐邦媛以细腻、克制和坚韧的情感，记录了国难与家变的艰难岁月。

遭遇毁谤、孤立之际，她在大江大河的汇流处大声背诵济慈。“那一年我二十岁，面对重重威胁的人生，觉得随时可能失去一切，孤苦无依。唯一必须留下的是自己的心灵，这一颗切切思慕知识、追寻善和美的心灵。”

生逢乱世是不幸，但得以接受美学家朱光潜和西洋文学家吴宓等名家影响，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对美的思慕与追寻，来自古典文化的滋养，让齐邦媛在遍地狼藉中得以保留了精神的一方净土。

她在书中记录了朱光潜课上讲华兹华斯诗歌的片段：朱老师读到“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……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”（天上的鸟儿有翅膀……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），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“风云有鸟路，江汉限无梁”之句，语带哽咽。念到最后两行“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, they pity me, and not my grief”（他们怜悯的是我，不是我的悲苦），取下了眼镜，眼泪留下双颊，突然把书合上，快步走出教室，留下满室愕然，无人开口说话。

整部《巨流河》，最触动读者的不是苦难，而是这份在苦难之中仍然闪光的爱、美和悲悯。

另一位台湾老太太叶嘉莹的遭遇，和齐邦媛颇有相似之处，同样是婚后去台，同样命途多舛。台湾“白色恐怖”时期，她的丈夫被抓走，自己也遭到审问，失去了工作和住所。那时的叶嘉莹，比齐邦媛更艰难的是除了遭遇精神上的痛苦，还有物质的捉襟见肘。哪怕后来成为大学讲师，她依然疲于生计，白

天在三所大学讲课，晚上还有兼职。家中厕所堵了，她戴上手套就去清理，但只要一上讲台就神采飞扬。

家国之痛中，给予齐邦媛心灵宁静的是西洋古典文学，是济慈和雪莱；而在生活的磨难里，支撑叶嘉莹保持乐观的是中国古典诗词。叶嘉莹说，诗词的研读不是她追求的目标，而是她“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”。

无论忧患还是死亡，都夺不走古典范儿的翩翩风度。博尔赫斯有一首诗题为《不能再现的往事的哀歌》，字里行间却充满庄严和从容——“我多么怀念 / 透纳那片如同乐曲一般 / 宏大的金瓦 / 我多么怀念 / 作为陪审官 / 面对那位在喝下毒酒之后的那个下午 / 当蓝色的死神 / 正缘着已经冰冷了的双脚爬升的时候 / 还在镇定自若地援引神话与推理探讨不朽问题的苏格拉底……”

古典范儿自有门槛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与美好精神歌曲相通。

温文尔雅是认同度最高的古典范儿，如李安所说：“我觉得任何一样东西，做到比较好的层次，都是儒雅的，至少我们讲，它有一种儒雅的气质。”

没有人会否认魏晋人物的痛饮狂歌、放浪形骸也是古典范儿。但在今天，却很难将一些穿唐装、戴佛珠、言必称儒释道却声色犬马混场子的机会主义者看作古典爱好者。

古典范儿是有门槛的。它首先要求一种审美洁癖。旅法画家林鸣岗在《仰望古典精神》有精准的概述：“古典主义者永远使用优雅的手法去塑造愉悦视觉、震荡心灵的作品。即使表达死亡、血腥、恐惧、愤怒、暴力也仍然从容不迫，感觉像是在花园里遇到的事。而不仅是一张张污面垢发的再现，呆头、傻笑的描述。即使表达情色，也绝不是两腿分开的架势。”

精神上永远优雅的古典范儿，在生活方式与趣味上必然也是讲究的。梁文道说：“夸赞一个绅士，说他是那种老派，一件大衣穿了 20 年，一双鞋，尽管可能是花 1 万块钱定制的，但他穿了 10 年，这就要求他走路的姿势端庄，走时不乱踢硬物，穿后拂尘拭灰，添油补色，按季收藏保养。”

如果说绅士精神、贵族精神是西洋古典范儿的精髓，那么士人精神就是东方古典范儿的核心。易中天说真正的士人，总归是有肝胆的，他们的圈子叫清流，他们的声誉叫清誉，士人最看重清，不仅是清廉，还有清白、清纯、清淡、清静、清朗、清明、清雅、清正，以及甘于清贫；此外，爱惜羽毛也是他们的特

点，“不但不肯‘同流合污’，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”。

类似易中天所举的士人精神的例子——反对白话文，或者拒绝上电视，古典范儿的人，总会有一些旁人眼中拒绝“与时俱进”的怪癖。他们不是没有长袖善舞的智慧，但一定不会为了左右逢源而放弃原则。他们的眼眸中、脑海里、胸臆间，有更宽广壮阔的天地，一如瑞士心理学大师卡尔·荣格的自白：“我们生于一个野蛮、残忍但同时又极美的世界。判定这世界无意义成分还是有意义成分居多，这由个人性情决定……有这么多东西溢满了我的心：草木、鸟兽、云彩、白昼与黑夜，还有人内心的永恒。我越是对自己感到不确信，越有一种想跟万物亲近的感觉。”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选择以何种状态存在是个体自由。这个世界上可以有商务范儿、土豪范儿、网红范儿，但古典范儿就像阁楼上的光，总得有人去把星星擦亮。“那些八哥、海鸥和老鹰，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。”

古典范儿注定无法普及。那位对“青春版《红楼梦》”提出批评的知乎网友“花仲马”写道：经典之所以为经典，是它并不需要再次流行。喜爱的人自会喜爱，相逢的人也总会相逢。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懂，正如曹公在《红楼梦》开篇中所言：“所以我这一段故事，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，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，或避世去愁之际，把玩一回。”

“这曼妙之处，就在于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，与作者款曲相通。”

止庵：和时间里不灭的东西击掌相笑

文/苏马 图—李伟 / 新周刊

喜欢现代生活方式与向往古典志趣，在止庵身上并不矛盾。他相信，一代代人死去而古典精神不死，它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人们心里，并在某一时刻共鸣着。

作家止庵的作品似乎总和当下有时差，他研究庄子、老子、义和团，为周作人写传，编周作人、张爱玲的书，点评西方印象派之后的油画；他今年新出版的首部小说《喜剧作家》创作于 30 年前；连他的笔名也是来自《庄子》“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，唯止能止众止”，并与一位清朝文人同名。

但他从不觉得自己脱离时代，他习惯并喜欢现代的交通、居住、饮食、服饰等生活方式。“根本不用买什么旅游书，上网查一下轮船公司的班次时间，哪天该住哪，一清二楚。”曾有出版社请他沿孔子一生的足迹走一遍，写本书，他告诉对方完全没走的必要，找辆小汽车或吉普车，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走完了，“山东西边、河南东边、安徽北边，孔子一辈子周游列国，主要就在这么大大个地方转”。

若说物见其人或道在器中，止庵骨子里无疑是个向往古典志趣的人。北京望京一高层住宅，他的住所里，最醒目的家具是数面依墙而立的大书柜，书柜是原木制，与地板颜色相和谐，满满当当上万本书，除此之外，家中其他地方皆空旷，茶几上仅有待客的茶器和一个半截木头做的日式手工台历。止庵口中嫌这台历用起来麻烦，但边介绍边演示时，轻巧熟练的动作却透露着对这小玩意的喜爱。台历每次调整要倒出里面的小木块重装，方块上印着的“月火水木金土日”依次对应周一至周日，“可不能随便乱来”。

不用多少时间可以走完孔子一生的路，花费时间郑重对待一个早有先进替代品的传统台历，在止庵眼中，这两者并不矛盾。他说真正的生活就在它们中间，真正的古典精神也在其中。“我们每个人都在往前走，如果回头一看，后面还有孔子、庄子，等等，若干人由远及近一直到我们，然后我们继



止庵